

文



闲话有多种：传老婆舌头，撇闲腔儿，说风凉话，背后议论人，闲言淡语斑驳闲杂等，或可作一种解，对与己无关的事鸡一嘴鸭一嘴实也闹不出什么名堂，然则谈兴正浓；话越说越大的时候三皇五帝到于今，话越说越小的时候则柴米油盐酱醋茶，饮食男女须臾不能离……古往今来闲话闲说有之，而凡正史野史或成事败事者不为闲话亦为闲话，后街陋巷亦因闲惹事生非……由此我们的「文人闲话」便可以见仁见智了。

欲望之年

艾云 著

BIAI HUA WEN YI CHU BAN SHE 百花文艺出版社

闲

话

文人闲话丛书

欲望之年

艾云

著



SJU85/06
2267
1961

百花文艺出版社



90200215

欲望之年

作 者 · 艾 云

出版 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电 话：(022) 27312757

e-mail：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

850×1092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11% 字数 223000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06-2786-4 / 1 · 2493 定价：16.50 元

我怕我的天使不翼而飞

——自序

大凡写作者总是循着两条线索展开笔墨：欲望化叙事和历史性叙事。前者在个人审美自由的空间，而后者在责任担当的天地。这大致都与时间相关。说欲望，是意识到我们身体的限度和生命必有终结的事实。因此在我们尚是火红葱茏的日子，是无法回避那肉身欲望如烈焰般的燃烧以及僭越。这怕是先行在死中的存在哲学在我们思考中的折射。由此我们要享生命的欢悦；说历史，更是关于时间和路途的问题，它显示着人在世的外部担当，从而使得有限生命找到超验和形上维度，由此我们领会生命的充实。再进一步的描述则是：欲望的，也就仿佛是狂欢者在地狱趔趄颠簸的不规则姿态；而历史的，则是虔敬者在抵达天国之门时肃穆端宁可称楷模的行止。往往，这两条线索并非亘隔如山，而是相互交插叠合，正如同魔鬼和天使同时到场一样。想到里尔克的一句话：“如果我身上的魔鬼弃我而去，我怕我的天使也会不翼而飞。”写到这里，就该说到自己写作这本书的由来了。在无意识中，我总是展开两套笔法写作，后来结集为《欲

望之年》和《理智之年》两本书。这从中也可以看出我思想的跌宕以及精神内部的剧烈冲撞。从书名看，这是套用了萨特两书的题目，但我认为唯有如此才是较为准确地传达着我写作的初衷。只要是真正投入的写作，谁又能摆脱剧烈的内部冲突呢？人常常在不动声色的矜持里，包括着许多的胡思乱想。凡此种种的秘密穿行犹如巫魅的风。这样的写作时刻，更私人，也可以说是更令人喜悦和投入，因而不觉其疲累和厌倦。但是后来，又发觉在巫魅之风的弥漫中，我们模糊了自己脚下的路，这使得人的前行遇到沉重的阻遏和打击。于是，那原本独自的窃喜就被新的恐惧所慑。这时，就欲寻历史之维的言说，从中勘察出一条明晰的路径来。这大概就是欲望和理智总是同时登场的实情所在。

若问我们在哪里，必得先问是路还是风？

我始终无法作一个道德优越论者，因为我知道我对自己的生命越有信心，那内部的纠缠就将更深地将我缚住。有朝一日，那满天暮霭已使所有的感觉和欲望都趋向于灰冷无觉，那么，我们的道德优越感是否就会建立？这建立是否同时意味着乏味荒漠的到来？在一切收敛索然之时，人因少了那感动和热爱，无形中会充斥着浅度的暴力和侵略倾向。于是，真正进入到真实性写作，就得将我们的纠缠和疑惑的种种片断记下来。可惜的是，我依旧无法写得更率性更坦诚，总想给人以周全端宁的样子，这使得我想在今后的写作中必须注意改变一种虚与委蛇的造作。

什么是最重要的？对于我们这如麦子一般只有一次的

我怕我的天使不翼而飞

收割和一次的生命，理智的历史性叙事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经验成为可资理解的素材，否则，何以为我们的欲望担戴，担戴它必然具有可说性的资格？也就是在这个意思上，我总是进进退退。但是我深深明白，情感将比历史更为永恒，它是子夜时分，我们在无以言说之时被深深触动的疼。还有什么比这更接近事实真相呢？

目 录

自序：我怕我的天使不翼而飞 (1)

敞开的田塍

| | |
|-----------|------|
| 细读繁漪 | (3) |
| 女权主义俱乐部 | (8) |
| 合理的风吹着 | (12) |
| 季节的意象 | (15) |
| 抚摸 | (22) |
| 匮乏 | (24) |
| 一个人的时候 | (28) |
| 禁忌 | (30) |
| 成熟的红果挂在岗崖 | (35) |
| 平静 | (37) |
| 皈依 | (40) |
| 重逢与分离 | (44) |
| 祝福 | (52) |
| 海边木屋 | (59) |

| | |
|------------|------|
| 婚姻是一座隐匿的古堡 | (64) |
| 敞开的田塍 | (70) |
| 教会女人语言的原因 | (74) |
| 躁野的女人 | (78) |

和解依然旷日持久

| | |
|-----------------|-------|
| 平民之子 | (87) |
| 自然之子 | (92) |
| 想到流浪者 | (99) |
| 熏 炙 | (105) |
| 逃 离 | (109) |
| 迷 失 | (113) |
| 在生存的严峻性面前男人没有诗意 | (117) |
| 有一座山，谁也穿不过去 | (119) |
| 打 量 | (124) |
| 擦肩而过 | (135) |
| 在苍黄时间来临时 | (141) |
| 无力承担寂寞的人 | (147) |
| 跨 过 | (151) |
| 逃 亡 | (154) |
| 拒 绝 | (157) |
| 只能更牢地抓住意义了 | (162) |
| 背德者 | (168) |
| 思考者与婚姻 | (173) |

目 录

心 硬 (178)

守住寂寞

找不到感觉就是找不到美丽 (187)

写作时的氛围 (190)

远离写作的这几天 (193)

憩养光阴 (195)

入思静虑 (197)

女人的写作与劳动 (202)

支 撑 (208)

烦恼时的解脱是卧榻 (212)

感性素材的匮乏 (214)

不结婚而写作的女人 (220)

善于平衡的女人 (223)

萨福：她的心一如初蕊的少女 (226)

石头与女人 (228)

低地的女人 (230)

女儿和女人 (234)

再说女人两种 (240)

房间的区别 (245)

成熟的感情 (248)

内部的纠缠

变化始自何时 (255)

| | |
|--------------|-------|
| 生命在一天天下坠 | (257) |
| 独处时的自我凝聚 | (260) |
| 女人对气味的敏感 | (262) |
| 内部的纠缠 | (264) |
| 恍 惚 | (267) |
| 睽 隔 | (271) |
| 关 系 | (274) |
| 两 难 | (279) |
| 时间在泪雨中滋润如花 | (281) |
| 能寻找什么? | (283) |
| 感觉怎么可以交流呢? | (285) |
| 身体总在背叛灵魂 | (286) |
| 总在推翻之中 | (289) |
| 惊恐之夜 | (291) |
| 像风一样的往事又逝于风 | (293) |
| 感到的落寞 | (297) |
| 人要的是那灿烂美好的性情 | (299) |
| 流浪始自许多无望的夜晚 | (301) |
| 牵 手 | (307) |

感应的灵犀

| | |
|-------------|-------|
| 有故事的女人总要拿起笔 | (313) |
| 仍在事物的摆布中 | (318) |
| 她捻亮那盏驿站的灯 | (324) |

目 录

| | |
|---------------------|-------|
| 还会嫉妒吗? | (329) |
| 其实心里总有惧怕..... | (336) |
| 一点儿也不敢懈怠..... | (339) |
| 那场重逢遭遇遇到的失败感..... | (350) |
| 女性主义写作的冒险性(后记)..... | (358) |

敞开的田塍

细读繁漪

深秋之夜浓重的露水打湿了凉阶，身着紫色裙裾窸窣的繁漪从那间房子里走出，幽灵一般的暗影与隐隐绰绰的花影映成惨淡而鬼魅的轮廓。锦衣玉食的优渥又怎么样，失眠加重了，黑眼圈却在无有烟尘的日子叠累着伤残之弱水三千。不病怎的。

周朴园那逐渐衰败的身体已经使她感到彻底绝望，抚摸上去像抚摸一段无望老树之残躯。绝望始自白天，又勾连起那些要命的夜晚。这个正值盛年的女人，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敏感地蓬勃生长。有一种饥渴是来自生命最隐晦的深处，常有欲望如蜿蜒的蛇在体内的幽径草丛穿梭不停，秩序的生活关闭的是一扇永远也打不开的黑门，把阳光的日子关在了门外。旋即夕阳落山了，夜又降临了。一到深夜她就止不住无眠。清清楚楚听着自己的心跳，每一分钟这肉体都在风中悬浮和闲置，它怕是要成纸鸢那般的缥缈无着，然后一个筋头跌下，碎就碎为齑粉了。怎么说出这夜晚呢？由于这夜晚深秋残花的幽香，她止不住那种渴望。渴望沿着生命的每一细微深处的抚摸，渴望越过沼泽与湖泊的穿透，渴望

那年轻而迷人的另一个给以历史的证明。有一种气息她嗅到了，伴随着强烈的震颤以及眩晕，她整个的被裹挟。已经嗅到的这气息使她更觉残酷，一个盛年的女人，在觉醒中如百合那般的敞开，她渴望接受雨露与阳光。敞开着却又必须封闭，封闭成一口枯井，然后干涸，四周长满荒草，无人采撷的荒径。古井已经枯竭，森林已凋敝成朽木。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过的馨香馥郁谁来证明？

此时，不再需要如少女时期那些动人的字眼或是寻求灵的沟通。现在要的是全身心的舒展，肉体的穿越此时成为了最高的信仰。饥渴处有一蓬大草摇曳出生命的风铃……

周萍，在可能相遇的比率中，这是唯一的男人。繁漪拉开布幔，看到了他颀高清癯俊雅年轻的一切。一个有过成熟经验的女人一下子就识准了这男人全部的引人之所在。那忧郁的目光，深藏于心的对女人懵懂而又渴望的初春等待，犹如阳光撕碎了繁漪的阴霾。他应该由一个女人用心魂以及肉体塑造，这需要一个温存而成熟的女人。

一切该发生的全都发生了。

那年轻、忧郁而儒雅的男人，只要一看到，她周身便颤栗不已。她不要名分，不要仅仅去作一个妻子或是一个母亲，她得拥有她的时间，留给自己的那些平凡的奇迹，日常的欢悦以及美丽。她怎么轻轻的就抖掉了越界的荷重？

有一种颤栗来自生命深处。

深宅大院有死一样的静寂，朱红色的帷幔偎簇在繁漪的脚步。现在，繁漪已经不再缱绻乏困，一个长长的呵欠，把半生的时光说打发就打发了。后花园的树发出了响声，有萍儿的影子在花隙间闪过，那男人充满精元之气的呼吸正隐隐传来。那個倜傥而向上的身影，是繁漪日夜的梦。

此时她敞开着，已从那朽迈之气中拔出，来到这奇香异彩的地方。体内疯狂生长着大欲望，关于生命过程与情欲过程的演绎。女人内里的秘密是在为将逝的岁月而凭吊，眼看时间在自己一寸寸松弛臃赘的肌肤上跳荡，闪出一串串衰败而趔趄的光圈。繁漪有什么呢？她还有多少牧笛横吹平沙静浪的岁月？她凭直感悟觉到自己正在咔嚓作响的时间的断裂处。抓住他，抓住他。是魔鬼的声音还是上帝的声音？

她警觉得如同狡兔，她要他只成为她唯一的男人。

有那元气充盈的身体带她一道上升。完全可以抵御那衰败残破的入侵。从此的繁漪目光明亮神采奕奕初如少女。他只是属于繁漪的男人，不是别的。继母的繁漪与周萍之间本来就不隶属于一段血脉的传递和家族的秘密，而只是属于男人和女人的气息。没有乱伦和犯罪的感觉，只在飞扬轻盈的花絮中，仙子一般翩翩霓裳，簇拥着一个年轻的太阳，匍伏于地。我的王。

他能成为她唯一的男人吗？

这一天，无边无际的恐惧攫住了她。谁能陪伴她走完孤独的生命历程？她迷恋周萍的年轻，却正因为这年轻她更加

羁留不住。周朴园冉冉老去的肉体只加速着她的香消玉殒。正是周萍复活了年轻的父亲。繁漪站在了生命两极的中端，她原想既占有父亲的形式又占有儿子的内容。谁给她以这样的贪婪？她有足够的智慧去破译这如此繁复深奥的生命内容吗？她没有想到在她走入的是青春时节冒险而刺激的游戏，而悲剧的种籽也在那个夜晚种植下来。罂粟正悄悄蛰动出它美丽欲滴的绝美。

他无法成为她唯一的男人。他从一个成熟女人那里学习到了经验，一个夜晚过后他便完成了作为男人的质变。然后，面对罪的折磨，他良心抵挡不住，他本来便孱弱绵软，现在，他要抽身而退了。他得寻找他明媚而健壮的生活。于是，有了凤儿。

繁漪无法想象周萍将从此从她的生命深处消失。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从此，什么是繁漪的命？不再有鹅黄色的暖床，红妆点唇，眉黛叠翠。虚无抽象出死亡的图案，红尘若泥，芳丘艳鬼……

这是繁漪的命定。

再也没有那眩晕和颤栗的时辰了？再也没有那种一想起来便两眼放光双颊酡红的时辰了？那时的繁漪冲出黑屋在天上飞，飞得真高。她以为自己可以一直这样飞下去，谁知啪的一个跌落，一切依旧于沉沦死寂。

一个女人一旦肉体的复活成为了事实，那么她便无法再忍受那些无望与麻木钝然的蹂躏。她还能有什么呢？而